

岁月留痕

在达拉特电厂的二十多年

高娃



来档案室报到时,正是树木繁茂,花香四溢,景色怡人的夏天。窗外的树木超过三层小楼,一楼的档案室在枝叶中显得愈发幽静,像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存在。长长的走廊,铁门驻守的屋子,随身携带的呼吸,静得像是到了一个世界,纸张的厚度浓缩着每一个职工的成长。

我很新奇这里的一切,小心翼翼翻动着泛黄的岁月,接纳着刚刚逝去的旧时光。寻着时间的脉络,穿梭在数字的年份,回看青春,恍惚的日子竟然像书中写满的字迹。不觉间,我来到达拉特发电厂工作已二十六年了。

1994年,我从学校毕业分配至达拉特发电厂,踏上这片土地,迎接我的是:满目荒芜,一栋办公楼,一栋宿舍楼是那样的孤单与突兀。厂区内沙丘一个连接着一个,默然着。

达电所在的小镇与我成长,背影也中藏着。一条国道和一条马路,勾勒了一个大大的十字,一条通向城外,一条通向城里。通向城外的国道纵穿旗里,北至包头,南至东胜,国道与乌瓦央央的拉车像是滚滚东流的黄河水昼夜不息,因其车速快,车身全部蓝色,号称“蓝鸟敢死队”。建厂初期,这条路更是热闹非常。

城里的繁华都集中在通向城里的路上。电厂与繁华打了一个调角,加之

旗里的交通仅有人蹬三轮车。上一趟街来去得多半天。三轮车上横搭着两块木板,铺着喜庆的花布,达旗的风沙大,一阵风刮来,身上头上的沙子自不必说,连嘴里都是沙子,女人们的头上戴着厚厚的围巾,将头部围得严严实实的。我和爱人就是坐着这样的三轮车,在达拉特旗百货大楼,买了人生中第一件共同的物品——一个可以带日历、有闹钟的闹钟。当时花了55元,我们两个人攒了好久。

如今城区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,工厂区的绿色褪去了黄沙的旧颜。前一段时间,在旗里打工的一个小姑娘的父亲,来到旗里,不知怎么就走到了厂区外的一大片树林中,老汉看着看着,心生喜欢。不觉间就想修剪,给树整整容,将整理下来的树枝接起来,准备拿到姑娘家生火用。在老汉拿着树枝准备走的时候,厂区的

保卫人员遇到了。老汉着急了,一辈子没有让人当被抓过,今天可是丢人了。保卫人员看老汉红着一张脸,细细了解了情况,误会解除了。不过老汉说:“我真是爱这些树木。没有想到电厂的树木种植得这么好。”

的确,进厂大道的两侧,树木已然成林。65%的绿化面积如茵般延伸在曾经沙漠上。粉煤灰储存场也曾因为

大量的粉尘,遭到周边村民的强烈对抗,经过数年的治理,90米长的抑尘网拦截住了大量的粉尘,7000亩的粉煤灰场地被4000多亩的绿地覆盖,约15亩的湖面水鸟嬉戏,杨柳拂面,似沙漠中的翡翠,发出温润的光彩。环境一度最糟糕的地方摇身一变成了达拉特旗新的旅游之地,每年吸引着大量的游客。

一个再挖下一个。彼此之间熟悉得常常快。植好树后,我们喜欢席地而坐,畅谈着十年、二十年后的自己。不知道自己种的树还认识我们吗?我们天真地将干活时的白手套套在树冠上,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,喃喃而语。多么希望二十年后,还能认得它,它也认得我们。

我常站在树下,凝视着它们,看着它们越来越超越厂区建筑物的身姿,浓密的叶片洒下的树荫,画着树的轨迹。我似乎看到了当年纤细的树苗在我们这群刚入厂的年轻人手里,传来传去,爽朗的笑声和着沙漠中的沙粒,粘在我们的脸上、身上的模样。比在泥土里种树,花得力气大。挖树坑前首先要挖好,但是柔软的沙根本听不你的话,铲一锹回弹半锹。常常挖一个坑要用好久,一天也植不了几棵。所以4、5个人一起挖一个坑,挖好一个再挖下一个。彼此之间熟悉得常常快。植好树后,我们喜欢席地而坐,畅谈着十年、二十年后的自己。不知道自己种的树还认识我们吗?我们天真地将干活时的白手套套在树冠上,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,喃喃而语。多么希望二十年后,还能认得它,它也认得我们。

二十年了,树木像是长大成人的孩子,看着身边渐渐老去的人们。我们昂起头,在蓝天的背景下,从枝头寻找着那一双双白手套。它们不知在何时,在树木的喃喃声中,消失了。也许并没有消失,而是走上了我们的发梢,白了我们的头。

乌黑的煤粉,源源不断地进入60米庞大的锅炉,在水沸腾为蒸汽的吹声中,变成了看不见的电流。高大的烟囱从1个裂变为4个,云雾发展的蓝图。设备在变,职工在变。我的工作岗位在二十年的电力发展变化中时而呼唤,变换了若干岗位。一成不变是经不住发展检验的,只有向前,才能匹配新时代的要求。从主业到多经,是电力发展的需要,从多经到主业,依然是电力发展的需要。

一条上班的路,还有不到1000天,就到了我退休的年龄。我历经了路旁两棵树的春夏秋冬,听到过雨声,踏过雪,评论过每一棵树的样貌。抬头看着与蓝天挨得越来越近的枝头,流淌出欣慰。

低下身姿,行走在档案室密密的文件中,有了一种新的踏实。如果用档案的词汇来形容:短期的是我们的生命,长期的是我们职工的身份,而永久的就是我们双手建立起来的工厂,还有源源不断的电流,以及根植在心中磨不掉的热爱。

生活百态

山药蛋儿

张艺馨

快下班了,来自东北的刘师傅凑过来,和建华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,中心话题就是“吃”。

“中午打算吃什么?”

“凉拌土豆丝,烩酸菜。”

“晚上吃什么?也发我一下,都记不起该做什么饭了。”

“蒸山药丸子,荞面,羊肉山药臊子汤。”

“喂!你们怎么今朝饭都煮不开山药丸子?一定是那个年代家里太穷,吃多了山药蛋儿,从此便产生依赖,吃下上瘾。”

建华想分辩几句,但又住了嘴。可巧的是,我坐在他们跟前,笑弯了腰,但我马上陷入了深思,细想来,还真像这么回事啊!

改革开放四十年走过的时间指针,已经上太多事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但如果在日常生活中点中点一件不曾因时空变化而被替换掉的事物,我觉得山药蛋儿首当其冲。

我家的菜谱里,鄂尔多斯很多乡人的菜谱里,山药蛋儿始终是不可或缺的。很多主妇们会说,没有山药蛋儿就不会做饭了。即使是没有别的任何蔬菜,但只要有了山药蛋儿,照样可以顿顿做出美餐。

早餐面条,臊子必不可少,放些山药丁儿。还可以做山药山药煎饼。沿河一带人早饭爱啃山药蛋饼,还可以做山药蛋饼;中午可以是各种炖肉加山药蛋儿,或者用山药蛋儿炆各种菜,山药蛋儿饺子,清炒,肉炒或鱼香山药蛋儿;晚上,可以做个粉汤、面条、炒山药蛋儿,拌个土豆泥拌面条……山药蛋儿的吃法太多了,蒸、煮、拌、炒、炖、烧……形态可以以块、片、丝、丁……也是变幻无穷。还可以用山药蛋儿与鸡蛋做出沙拉酱,可以烤山药面包,用山药蛋儿包包馅,山药蛋儿饼等,真可谓花样百出,做法繁多。

我们村住在黄河口,山药蛋儿便是常种的经济作物,也是农家食物的主要来源。

秋收的活儿,最爱干的就数挖山药蛋儿了。因为可以来一顿山药蛋大餐。挖到中午时分,孩子们就兴奋地四处找干草细棍儿燃起一堆火,再不断地从周围捡回来枯枝烂柴放上去,火头开始变得越来越大,此时,地里的热气已散尽,堆成小山的山药蛋儿上已蒸熟了,用手摩挲几下就光溜溜的,连上十多颗蛋裂有裂纹的,从火堆中刨出一个坑理进去,将燃过后的灰灰堆在上面,堆成小山一样,然后再继续干活。约摸一个小时的样子,扒开火堆,捏捏山药蛋儿,已经变得松软了,顾不上讲究,就抓不迭地从火堆里扒出一个山药蛋儿来,烫得掂在手心里来回好多次,一掰两半儿,露出白白白,沙沙的瓤子。父母们细心,出锅前会装上一罐葱蒜丝辣椒酱,山药蛋儿就着辣椒酱,真叫一个绝配,如果再撒一些棉蒜末,就更是一道美滋滋的了!

山药蛋儿要挖两天才能挖完,大个头的山药挑选出来被卖到了城里。中等的就建在了甬里家用,当作一个冬季和来年春天的食物保障。

小时候,农家的日子较为艰难,但家里只要有了山药蛋儿,生活就有了谱。

小的山药蛋儿一部分被造成了山药粉子,用来压粉条。粉条在农村人的食谱里算是招待人的佳品了,客人来了,母亲就会将山药块儿油煎了,将白菜豇切成末的葱丝,再放上粉条,炖上一锅细烩菜,孩子们也跟着客人沾了光,吃得津津有味。

还有一些更小的,发绿的,就煮熟了捣成泥和着米糠、糖菜熬粥。这同样寄托着我们年多吃几顿猪肉、猪肉炖酸菜的情怀。

家中最常吃的,应该就是烩菜了,有肉的烩菜当然是最贵的了,没有肉,那母亲一定会将菜里的山药块儿用勺子压碎均匀了,拌着饭吃,也是软烂香美;其次就是炒山药丝,即使没有肉,放的油多些,撒上葱花,放上调料,用老黄酱炒的山药丝同样很入味。乡里居住的交好的同学,老爱吃我家的炒山药丝,她说,我家的山药丝吃起来沙沙的,香香的,“很费饭”,而她家的,是那种脆脆的,细的丝,还放了红辣椒,被戏称为“城里的土豆丝”。

蒸山药丸子,炒山药丸子被当作“稀饭”,父母会常常用它来犒赏表现良好的我。捏山药丸子也是技术活,不拌水捏不成团,拌水多了又会太软。面粉也要恰到好处松软。山野里采回来的沙葱与盐粒捣碎,再捏成饼状晒干,就成了蒸山药丸子用的葱姜盐跟提味的佐料,凉拌一撮用油煎了,趁着急着热乎的时候,倒到盛好的葱酱菜汤里,夹上蒸好的山药丸子,就能开餐了。炒山药丸子,我觉得它更应该叫“炒面筋”,用那种细孔扎子擦成丝,裹上面,上屉蒸熟,翻拌均匀,再将它配上青椒、西红柿等配菜炒,香味扑鼻。家住陕北的多家却叫它洋芋擦擦,将蒸熟的面筋盛入大碗,调入蒜泥、辣酱、醋和洋葱油,我家也曾学着这样吃过,味道也不错。农闲时,我们还能吃到母亲做的油煎土豆泥饼,配上一碗粉汤,一顿酣畅淋漓过后,更对山药蛋儿情有独钟。

新时代,山药蛋儿也从寻常百姓家跻身于高档酒楼饭店,被变换做成不同的名菜,什么三鲜、三丝煎饼、糖醋鱼、炸薯条、薯仔……可我的餐桌,山药蛋儿还是那些传统做法,散发的仍是那些纯朴的味道,就像那紧张而忙碌的生活,持守一淡一简的平常,变得一寸一度的释然,留下的总会是生命中最热爱、最长久东西。

刘师傅说得很对,最初因为小时候的日子太穷,一日三餐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,吃得最多的就是山药蛋儿,最后真的吃下了瘾。

胃真是有记忆的,而那些爱的记忆,又更多关于家,而家,总是牵系着我们敏感神经的焦点,让胃的记忆更加绵长。或许还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多出的一种情愫。

文字,帮助我拾起太多关于爱的碎片,同样成了我的“山药蛋儿”,可以变换着花样烹煮又入味的味道。并且富有哲学意味的“山药蛋儿”也教育我们去追求平常却不平凡,单纯却不简单的一种意境,并且持续做一个执着者,真诚做经不起考验的人。

文字,帮助我拾起太多关于爱的碎片,同样成了我的“山药蛋儿”,可以变换着花样烹煮又入味的味道。并且富有哲学意味的“山药蛋儿”也教育我们去追求平常却不平凡,单纯却不简单的一种意境,并且持续做一个执着者,真诚做经不起考验的人。

文字,帮助我拾起太多关于爱的碎片,同样成了我的“山药蛋儿”,可以变换着花样烹煮又入味的味道。并且富有哲学意味的“山药蛋儿”也教育我们去追求平常却不平凡,单纯却不简单的一种意境,并且持续做一个执着者,真诚做经不起考验的人。

儿时记忆

记忆中的那点亮光

严明亮

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父亲带着全家离开陕北老家时,家乡还没有通上电,来到鄂尔多斯的前几年,家里还点着从家乡带来的那一盏油灯。

那盏油灯有一样多,通身油黑,灯身很沉,外观上已分辨不出是什么木质,油灯的底部为方形,顶端镶着一只带豁口的小碗,黑红色的油中浸泡着一根粗麻线,在豁口处伸出一段黑色灯芯。

小时候很怕黑,黄昏时就催母亲快点亮油灯,母亲接着我的头轻声说:“现在不受灯,油也是很贵的。”

太阳落山,晚风被深蓝色的冷光所代替,天空像一个巨大的黑影昏黄,慢慢将大地笼罩在了它的魔爪下。

我紧紧闭着眼睛,拽着母亲的衣襟与她寸步不离。

当黑雾遮住了我的眼睛,让我看不清路的时候,母亲才从帘布上抽下一根麻杆儿,伸进炉火点燃,然后,点亮了那盏油灯。

那盏油灯几乎占了一半,油灯放在土炕边沿的那一小方桌上,开灯时风和母亲揭帘时的蒸汽会将灯芯吹打得立不稳。

晚饭,哥哥姐姐们围着油灯做作业,一会儿,母亲也收拾好了碗筷,坐在炕沿边做针线,遮挡了外泄的射向灯的那一块光,仅留下了头顶的那一片。几个巨大的身影投射到对面的墙上,四周的角落和地下变得一片漆黑。

我依偎着母亲,不敢看那些黑暗处,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不断摇摆跳动的火苗。

灯光散发着柔和的光,冒着黑烟向着空中熊熊地燃烧,时而跳跃一下变出一个火花,偶尔,灯芯会出现烦躁的情绪,开始不停地快速跳动。母亲会用针拨几下灯芯,如果还没能阻止灯芯的跳动,会拿出剪刀将灯芯剪去一段,惊慌失措的火焰才会稳定下来。

一段剧烈的燃烧中,灯芯上的一丝黑烟会挣脱了火苗向上腾,悠悠地降落在屋顶裸露着的椽椽上,给本已黝黑的屋顶又增添了一抹黑色。

屋顶上有经年的灰迹和蜘蛛网,蜘蛛网断裂后又沾满了灰土,形成了倒挂着的“屋梁尘”,被上升的热汽推着轻轻地摆摆摆,感觉随时会掉下来,但几天后,看见它仍然顽固地坚守在那里。

做完作业,借着灯光,开始“打手影”,大家最拿手的

是狼形手影。他们两手交叉靠近油灯,一匹狼便映照在了下炕的土墙上。随着狼嘴的一张一合,眼睛的一闭一睁,那匹狼影随着灯芯摇曳奔跑着跑着,像做了一只活物,狼影大小的变化和表演者发出的低沉吼声,让人感到紧张又新奇。

在油灯的灰暗环境下,哥哥姐姐会故意制造出一些恐怖的气氛来考验大家的胆量。

大姐的恐怖故事,让我至今想起头皮还会发麻。

有一位姑姑与大人打赌,有一鹿鹿宽多年的别墅,传说,每到深夜敲门,会发生凶杀事件。

心情慌乱地等到半夜零时,随着到整点的报时声在空旷的大厅响起,楼梯上同时传来一个女声上楼时高跟鞋发出的清脆的脚步声,探头去看,楼梯上却没人,只有巨大的阴影笼罩着,而那个声音越来越响,身影越来越大,随着二下两声一响,突然而止,身影骤然消失,四下无人,只有天空因闪电雷鸣,暴雨倾盆。

大姐压低了声音,放慢了语速,营造出阴森恐怖的气氛,她像一个专业的配音师,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,发出“滴答”、“滴答”、“草登”、“草登”、“轰隆”、“轰隆”的声音,她用手环绕着油灯,在墙上展现出不断变幻的手影,吓得大家尖叫着上她赶快停下来。

寒冷冬日的夜很长,听过了恐怖故事后长时间睡不着。炉内的余火一明一灭,映照在黝黑的屋顶和炕沿的墙上,前面会不断闪现出驱邪的人影。屋外,一阵西北风刮过,仿佛有人在呜咽,夜越深,风越大,将屋顶和院子里的物件吹落,“叮当”乱响。屋内幽邃空寂,好像有老鼠在悄悄靠近门框,感觉屋里的黑暗中有些小动物在伺机而动,让我的心一阵阵地紧缩,甚至有一些呼吸困难。

夏天的夜很短,晴朗无风的夜里,温柔的月光会透过门窗照进来,将屋里照得清幽又朦胧。失眠的夏夜,我会长时间地打着布满虫眼的土墙和脊梁外露的屋顶看,在我的凝视下,眼前会显示出丰富多彩的画面,那里有天空,有地球,有仙境,有魔洞。有时,我会把平时听到的故事和传说想象成蛛网在屋顶和墙上,那里就有了岳飞、有秦朝,有吕布、有曹操,有李元霸,有陈金,有猪八戒,有白骨精……多年以后,那些景物仍保留在了我的脑海里,成了我儿孙记忆里的一部分,伴我快乐地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日和贫困的童年,充实和丰盈着我的精神世界。

诗情岁月

《蒙古马》

冯旭东

看那天边有一朵彩云的马群  
那是八千里草原奔腾的马群  
那朵彩云是蒙古马的蹄声  
那朵彩云是蒙古马的蹄声  
那朵彩云是蒙古马的蹄声  
那朵彩云是蒙古马的蹄声

